

长篇小说 赵宏友 / 著

囚城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囚城

长篇小说·赵宏友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

154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囚城/赵宏友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6
ISBN 7-5059-2698-5

I. 囚…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7898 号

囚 城

赵宏友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天津市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0 印张 2 插页 317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

ISBN 7-5059-2698-5/I·2022

定价: 18.80 元



《囚城》创作小记（代序）

写小说的愿望最早始于中学时代。我的苦难家史本身就是一部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小说。读高中时，偷偷地写我的自传小说《苦难的童年》，毕业时写成两大本十几万字。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再没有时间执笔。

80年代末，曾听一位大学三年级学生面对中国地图，大发宏论：中国铁路最密集的地区是东北；东北的铁路大部分是日本人修筑的；若是日本统治中国五十年，全国铁路会像东北地区一样多。听了此话，我的头脑骤然膨胀起来，以致眼花缭乱。此话幼稚也好，无知也好，受某种思潮毒害不明事非也好，但是不论如何，长眠于地下的抗联烈士死而有知作何感想？饱尝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东北父老听到此话作何感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此时此刻理论家用多少语言能说清这首小诗的全部含义呢？使我不解的是，一个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何出此言？何寻其咎？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的罪恶不能重演。已知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那块土地，那个空间是人们赖以活命的依据。古今中外一切侵略战争，一切强权和奴役，说到底都是为了争夺土地，争夺空间，争夺资源而战。因此，保卫领土，保卫祖国就是保卫生存、自由和发展的权利。一切为此而战的个人、团体、党派、民族都将载入历史史册，名曰“英雄”。“英雄”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此话出自《名贤集》，源于《史

记·陈涉世家》。它对个人、民族、国家都适用。三十年代如果我国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略我们吗？今天如果我国不强大（当然还不够强大），我国能够在世界霸权主义者面前分庭抗礼吗？我的小说主人公之一五婶坎坷一生，悟出一个道理：“自己不要强，难免受灾殃。”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希望有一个救世主，这不是幼稚、迷信就是愚蠢。这种救世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

《囚城》没有写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没有写抗日战士爬冰卧雪，枪林弹雨，吃草根啃树皮艰苦卓绝的生活；仅仅写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普通农民的奴隶生活。什么是亡国奴？什么是奴隶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囚城》重点写了三个妙龄少女的命运。金珠、银珠、玉珠天真烂漫，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归宿。结果在日本鬼子的残害下，走死逃亡。小说原名《玉碎珠残》，再三推敲，有失严肃。这些惨剧都发生在被日寇围起来的“大城圈”里，因此定名为《囚城》。《囚城》就是归入大屯堡的集体部落。

小说写了当时农村的一些落后现象，意在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全貌。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军阀各自为政，国家不统一，日本帝国主义才敢于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没有采取灭亡朝鲜的形式灭亡中国，而是在东北推出一个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但这也正是溥仪罪恶之所在。当时，溥仪是否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在清朝遗老中也有分歧。如果溥仪不当皇帝，东北的历史将会改写。

我的小说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回顾，把逝去的生活场景重现出来，以飨后人。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忘记那段被宰割被奴役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对于欺侮我们奴役我们不知悔改的人，是世代不会忘记的。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个描写日寇占领下的东北，保安堡囚城中三个妙龄少女追求自由、向往爱情却惨遭日寇蹂躏的悲壮故事。

豆蔻年华的玉珠姑娘，随同父母被日军强行迁至伪满洲国的保安堡作苦役、当奴隶，玉珠与年龄相仿的金珠、银珠结为异性姐妹。三位如花似玉的标致姑娘，使日军头领、色欲狂龟本大佐垂涎欲滴，千方百计要据为己有。施尽种种卑鄙伎俩勾引、利诱，迫使金珠逃入深山老林，生死不明；银珠则沦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慰安妇”；为了征服玉珠，色魔龟本先是强征玉珠的弟弟当兵，遭至鸡奸；后以“通共”等罪名将玉珠父亲逮捕，使玉珠中计落入陷阱——遭到龟本的强奸。国恨家仇和奇耻大辱在玉珠胸中燃烧，她悲痛欲绝地走向河中，要用清澈的故乡水洗尽自己的不洁和耻辱……

目 录

第一章 逃 亡 (1)

蜿蜒的雪路上，邵仁良一家避开日军的杀戮，逃向大森林。

第二章 巧 遇 (12)

玉珠在雪地上踟蹰。天黑前到不了家，碰上野兽怎么办？身后忽然驶来一张马爬犁，有人向她招手……

第三章 分 牛 (26)

春耕前，邵家跟一个男人共分到一头耕牛。这男人的脸一半是好的，另一半满是紫色的伤疤，十分吓人。他说是被熊舔的，不像！

第四章 遇 险 (38)

六姐妹跟随姜茂山到龙潭捉蛤蟆。突然冰层断裂，金珠岌岌可危……

第五章 招 魂 (50)

为缴纳日本人摊派的蕨菜，妇女们只好上了山。一头黑熊出现，银珠吓得魂不附体。慌乱中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第六章 猎 熊..... (62)

黑熊天天晚上进村，闹得人心惶惶，郑三叔自告奋勇去猎熊。他躺在熊洞前，把三八枪架在脚上，高声呼喊起来……

第七章 春 雨..... (74)

银珠心不在焉地抱着花弓子绣荷花，时不时地瞅瞅躺在炕梢的于仁峰。遇熊那天，正是撞在他的怀里。

第八章 说 亲..... (85)

玉珠是全屯的第一美女，小鬼子龟本、警长张良玉、地主王连都把眼睛钉在她的身上。老妖婆齐三娘捷足先登，上门说亲。

第九章 庙 会..... (97)

小学教师孙育民在玉珠家搭伙。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四月十八赶庙会，机会来了。

第十章 大 媳 妇..... (110)

玉珠肩挑一百多斤葡萄秧子走来，小褂被汗湿得紧贴在身上，更显出青春的曲线。龟本不由两眼灼灼放光……

第十一章 金 珠 (122)

金珠一往情深，把终身托在姜茂山身上。媒婆齐三娘上门，却是受了王连之托。

第十二章 彩 礼 (134)

金珠的爹是屯长，王连的大儿子是副屯长。龟本力主两家结亲，父母又不敢违拗，金珠的理想破灭了。

第十三章 沐 浴 (149)

金珠听五婶讲今比古说了半夜，说到“从”，说到“死”，说到“逃”……

第十四章 注 射 (161)

秋后很多人得了冷热病，如果是瘟疫，不被日本人烧死也得活埋。日本人来注射，人们吓得纷纷逃匿。

第十五章 过 年 (172)

过年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坐地户还好说，移民户立足未稳，两手空空，怎样过年呢？

第十六章 正 月 (185)

正月初一后晌，银珠请大家到她家里看二人转、猜谜语，玩得很热闹。唐四说出的一个谜语，却使全场愕然，

不欢而散。

第十七章 松明子 (198)

紧急命令又下来了，要每人缴纳五十斤松明子、二十根窑杆子，二十天交齐。男女老少只好大年初五就一齐上山了。

第十八章 劳工 (210)

开始征招义务国兵了。于仁锋是全屯身体最棒、最标致的小伙子。他走着去被抬着回来，居然未验上国兵。

第十九章 逼婚 (222)

银珠与于仁锋早已情深意笃，私订终身。她的哥哥唐四为讨好龟本，逼她嫁给警长张良玉。

第二十章 献策 (235)

大媳妇给银珠献了条妙计，叫做破釜沉舟，生米先做成熟饭……

第二十一章 拒奸 (248)

色鬼张良玉，一刻也等不了。趁银珠一人在家，偷偷摸进屋里。

第二十二章 逃婚 (262)

结婚那天，锣鼓喧天，高朋满坐，龟本也来了，在众

目睽睽之下，新娘子金珠却失踪了。

第二十三章 献身 (277)

银珠自知不能摆脱张良玉的魔爪，终于下决心向于仁铎献上少女的纯洁之身。

第二十四章 吸毒 (295)

高雅文静的女教师和为一个大烟泡不顾羞耻的王锦是一个人吗？

第二十五章 丧葬 (307)

龟本登门吊祭老地主王连，本想显示一下帝国军人的风雅，没想到却在灵前与张良玉闹出一场笑话。

第二十六章 鸡奸 (319)

劳工工地上，那些日本人，工头久不接近女人，把长吉当成黄花闺女集体鸡奸。

第二十七章 身亡 (332)

医也请过，神也跳过，长吉还是永远地去了，他的死因对父母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第二十八章 魔窟 (344)

邵仁良怒闯警所中计被捕。玉珠不得已舍身救父，龟

本的奸计终于得逞了……

第二十九章 遗孽 (358)

孩子本该是父母爱的结晶，这小子却是日寇的遗孽，未婚的母亲悲恸欲绝；狼崽子还是喂狼吧……

第三十章 噩耗 (370)

一个小小的骨灰袋传来了孙育民的死讯。支撑玉珠忍辱偷生的唯一精神支柱崩溃了……

第三十一章 诀别 (384)

玉珠回忆往日的甜蜜与憧憬，带着现世的仇恨与来世的幻想走向碧波千顷的龙潭。她要用一湖清水洗去她的奇耻大辱。

第三十二章 疗疾 (397)

两年军妓生活使银珠染上了性病，人不人鬼不鬼地被甩回到娘家，父亲已死，兄嫂不容，她的存身之地在哪里呢？

第三十三章 复仇 (408)

日本投降，压在人们心中的仇恨怒火，火山一样爆发了。凡是日本人的东西，都被抢光砸光。老光棍“扯不扯”抢来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

第一章 逃 亡

蜿蜒的雪路上，邵仁良一家避开日军的杀戮，逃向大森林。

茫茫的雪原，飕飕的北风，飘飘的清雪。远的山，近的林，朦朦胧胧地笼罩在雪雾里。一条隐约可见的、曲折蜿蜒的小路在雪野里爬行。一团影影绰绰的物体在雪路上蠕动，渐渐地靠近了山岗。

一匹瘦骨嶙峋的小马，拉着一个雪爬犁。一个身材不高的身影，左手执鞭，右手握住爬犁辕子，倾着身体，同小马一起拉着爬犁，挣扎着前行。

爬犁在山岗前停下来，小驭手喘着粗气，脱掉皮手闷子，扑打身上、腿上、靽鞢上的积雪。一只红肿的小手，从头上抓下狗皮帽子，露出一张鸭蛋形秀气的脸。长长的睫毛，短短的刘海，缀着晶莹的冰珠，两道弯弯的细眉下，流动着一双清泉般的眼睛。随着那顶皮帽子离开头顶，一条粗粗的乌黑的发辫从脑后垂到臀部。

啊！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

“妈！下来吧，要上坡了。”

姑娘娇美的声音像春天鸣啭的小鸟的歌声。雪爬犁上有一顶黑色篷布，是冬季远行遮挡风雪的。篷布揭开一角，一位中年妇女从爬犁上走下来。她手里牵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男孩双脚一落地便跌在雪地上。姑娘扶起男孩，嗔怪地说：

“熊包！站都站不住！”

“妈！我的脚不听使唤啦！”

“不怕，不怕，时间长了，脚坐麻了一跺跐跐跐就好啦。”女人边说边拍打孩子身上的雪。

“玉珠，你爸和弟弟还没上来？”

“那不是么！来啦！”

女人手搭凉棚朝来的路上望去。长时间坐在光线暗淡的黑布篷里，突然把视线转向耀眼的白雪，雪芒像针一样刺眼，眼前便是一片冥冥的世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好一会儿女人的眼睛才适应了雪地的光度。两个身背背筐的男人，一前一后地来到跟前。

两人气喘嘘嘘停在爬犁前。头上冒着热气，小冰凌像女人的耳坠，一串串挂在男人的胡须上。玉珠与母亲帮忙卸下男人背上的背筐。背筐里尽是锅碗瓢盆、针头线脑之类生活用品。

男人喘息方定便说：

“你们娘俩先上坡，找个背风的地方躲躲，小马累了，我们歇会儿再上去。”

“哥，我背背筐跟爹一起去，你跟妈坐爬犁。”

“干啥？”玉珠问。

“爬犁筐子里像老狍子洞似的，闷死人啦！”

“得了吧，空手走二里路，爹就得背着你，还想背背筐？老老实实坐爬犁吧！”

男孩白了一眼，噘着嘴，不敢再言语。

“长兴，咱们找个背风的地方躲躲吧，这山根可太冷。”女人拉着孩子向山坡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长吉，停会儿就上来，不能等落汗才走，那样会着凉的。”

“妈，你走吧，知道了。”女人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向山上

走去。

山上的风比山根还大。风里带着雪霰子，打在脸上刀刮似的。山岗上的一条曲曲弯弯的路，路上的雪被风刮走了，斑斑驳驳地露出了黄土。小路的两侧没有大树，尽是矮林和荒草。北风从山下吹来，雪地上形成一条条鱼鳞状的波纹。枯草在雪地上发抖，每一个草根周围都有一个圆圆的雪洞。女人环顾四周，找不到一个避风的地方，便拉上孩子走向路旁的山沟里。

山沟里是一片坟堆，宛如从地上拱起的雪馒头，七零八落一大片。这片坟地，没有墓碑，没有纸钱，没有香火，连人迹也没有。洁白晶莹的雪，像一块巨大的尸布，把一切都盖得严严实实，干干净净。

“妈！这是坟头吧？”孩子问。女人没有回答。

“是乱尸岗子，没错，跟姥姥家山南那片一样。”

女人还是没有回答。找一个稍微背风的地方，把孩子紧紧拉在身边。孩子似乎怕冷，揭开母亲破旧棉袍的下摆，像小鸡躲老鹰一样，把头钻进去，两手抱住母亲发抖的双腿。

孩子对乱尸岗子并不陌生，逃荒前到过乱尸岗子，给姥家上过坟。

他们跟姥家都住在兴京县的一条山沟里，离永陵六十里。他刚刚记事的时候，姥爷、舅舅带着他去看那金翅金鳞的大庙。

他们住的这条山沟，有一条小河，沿河住着十几户人家。姥家、姨姨、舅舅都住在这里。河水清清的能看见河底游动的鱼。夏天，姐姐、哥哥带他下河洗澡、摸拉蛄、逮小鱼，上山采托盆。最使他快活的是秋天的日子。秋天，好多好多野果都熟了，山里红、榛子、核桃、山梨、野葡萄，还有榛蘑。妈妈、姐姐一筐筐往家里采。他最爱吃的要数核桃、楸子梨了。这梨像带青皮的山核桃，又甜又脆，吃起来直流水。若是不扬脖子，水能从嘴丫子流到脖

梗子。

“妈！我们的新家有核桃楸子犁吧？”

女人仍不回答，两眼木然地望着山岗上的路。孩子得不到回答，继续想他姥家的那些开心事。

妈妈、姐姐采回好多好多山葡萄，熬成葡萄酱，放在苞米皮子里，拿到河滩的鹅卵石上晒，晒干了紫红紫红的，留下来冬天吃，又酸又甜可好吃了。

秋天，正是采野果的季节，妈妈慌慌张张地从山上跑回来，二话不说，拉上长兴就往河滩柳茅子里钻，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过了一会，吧勾吧勾地响了一阵枪，一队日本兵，身穿黄军装，头戴战斗帽，提着枪，举着火把，见房子就烧。一会儿工夫，红红的火苗呜呜地叫，黑黑的浓烟填满了山沟。过了一阵，鬼子兵押着一群人走向南山沟，接着又是一阵枪响。

天黑了，山沟里静静的，母亲带上长兴偷偷溜回家。房子没有了，只有四堵墙还站着，烧落的屋架冒着余烟，在夜色中已经看不太清了。从此，住在山沟里的人都没有家了。一连几天，日本鬼子和保安团一起搜山，把人赶到山外一个大屯堡里。爹在李家大院做工，哥哥当半拉子小工，妈和姐姐给伙计做饭、洗衣服。下雪了，妈和姐姐带着长兴回趟山里，在南山沟找到一片坟地，坟堆像雪馒头摆了一大片。妈和姐姐在三个坟头前烧纸，哭了一阵。妈告诉长兴，姥爷、姥娘、大舅都埋在这里，叫长兴记住，长大了好来上坟。姥爷死后，二舅不知逃到哪去了。老家的坟有人烧纸上供，这里的坟为什么没人烧纸呢？

“妈！这里为啥没人来上坟？”

女人对孩子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一律不予理睬，依旧愣愣地望着山岗上的路。她的身子不断发抖，象筛糠一样。突然，女人拉孩子一把：“快走！爬犁上来了。”

娘儿俩拉着茅草，攀着树枝，一溜一滑地爬上山坡，爬犁在他们面前停下来。

“长兴，坐上去，路上没雪，马拉不动，妈跟着走一段。”孩子钻进爬犁篷子，马蹄扬着积雪和尘土，缓缓地向前走去。许久许久马爬犁便消失在这荒僻的古道上。

苍苍莽莽的老龙岗，从长白山出发，向西南延伸，峰峦叠嶂，绵延千里，宛如一条巨龙，俯卧在苍松翠柏之中。在白雪皑皑的隆冬，那茂密的森林，是巨龙的黑色的鳞甲，在阳光和白雪的映衬下，巨龙更显得苍莽与雄浑。

传说，这卧龙身上有七十二个龙潭，那便是龙珠和龙眼。卧龙的一脚伸向大森林的边缘，龙爪尖上是一个长长的山嘴，山嘴的两边是平平坦坦、一望无垠的草甸子。南北草甸子在龙爪尖上握手联合。在手臂的外边是一片与西天相连的原始森林。在这山脚下森林边，一群衣着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女，在数九寒天的野地里，清除积雪，燃起篝火，燃烧那冻僵的土地。篝火在山脚下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火龙。冻土被烧化一层，人们便挖掘一层。不能停火，也不能停工。挖壕造城的人们，只能轮流吃饭，轮流休息。

大自然的天威从来就是严酷的，它没有同情和怜悯，也不分善与恶。不管谁，敢于冒犯天威，停工不干，只需一个夜晚，烧化的土层，又会重新地冻三尺。挖到暖土层的人们，便不敢须臾离开。

夜幕降临，万籁俱静，大森林边缘的山脚下，却火光冲天，人声沸腾。打夯声，锹镐撞击声，构成夜幕下的交响乐。俗话说火大无湿柴，大火燃着整块整块的木头，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铁锤敲击钢钎，火花四溅，震动四野。森林里的猫头鹰凄凉地嚎叫，